

WARRIORS

貓戰士

星預兆

④ 部曲 之 I

第四見習生

The Fourth Apprentice

艾琳·杭特 (Erin Hunter) 著
高子梅 譯



晨星出版



序章

水聲如雷，漫過岩石，洩進峽谷劃出一道優美弧線，直落深潭，翻起白浪。夕陽餘暉灑在水霧飛沫間，折射出美麗彩虹。

三隻貓兒坐在瀑布上游的河岸邊，看著另一隻貓昂首闊步、姿態優雅地穿過覆滿青苔的河岸，朝他們走來。她足下星光閃爍，灰藍色毛髮如雲似霧。

新來的貓兒停下腳步，冰藍色的眼睛輕掃三隻等待中的貓兒。「看在貓族的份上，你們為什麼選在這種地方見面？」她質問道，並不悅地甩甩其中一隻前腳，「這裡太溼了，連自己的心語都聽不到。」

其中一隻毛髮凌亂的灰色母貓站起來對她說：「別再抱怨了，藍星，我之所以挑這地方，就是看上這裡的潮溼與吵雜，因為有些話我不想讓別的貓偷聽到。」

另一隻金色虎斑公貓搖尾示意。「來我這邊坐吧，這兒有塊地方是乾的。」

藍星朝他走過去，坐下來，嘴裡哼了一聲。「獅心，如果這就叫做乾，那我肯定是隻老鼠。」接著轉頭追問灰色母貓：「到底是什麼事？」

「先前那個預言並沒有實現，」黃牙喵聲道。「不過現在三力量已經可以合一了，只是原來的那兩隻貓並不知道第三隻貓是誰。」

「妳確定我們這次真的找對了三力量？」藍星厲聲質問。

「妳應該很清楚我們這次沒有找錯。」開口說話的是一隻玳瑁色的漂亮母貓，她向她的前族長領首致意。「第三隻貓出生的那天晚上，我們三個不都做了同樣的夢嗎？」

藍星彈彈尾尖。「斑葉，妳說得或許沒錯，只不過先前鑄成的大錯，讓我現在不太敢再相信任何事了。」

「斑葉說得當然沒錯。」黃牙抽動耳朵。「可是如果讓松鴉羽和獅焰找不到第三隻貓兒，問題恐怕更嚴重，所以我想給他們一個提示。」

「什麼？」藍星站起來，威風凜凜地揮著尾巴，彷彿仍是這隻老巫醫的族長。「黃牙，妳難道忘了這預言根本不是我們給的？干涉這件事恐怕會有危險。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再介入。」

斑葉眨眨眼睛，一臉疑惑。「危險？」

「你們覺得讓貓族擁有比星族更強大的力量，是件好事嗎？」藍星掃視他們，這樣問道。「他們的力量會大過於我們……大過於他們的戰士祖靈？」她尾巴一掃，意指那群隱形的星族貓，他們都藏在那座獵物豐富的美麗森林裡。「萬一成真，雷族會變成什麼樣子？」

「藍星，妳要對他們有信心。」獅心小心地打斷她。「他們都很善良而且忠心耿耿。」

「我們當初也以為冬青葉是這樣啊！」藍星反駁道。

「這次不會再犯錯了。」黃牙喵聲說。「不管預言來自何處，我們都必須相信它，也相信湖邊的貓族。」

斑葉正要開口，卻突然轉頭，因為她聽見上游處有另一隻貓兒正穿過矮樹叢。一隻銀色母貓衝進空地，朝他們跑來，足下星光閃耀。

「羽尾！」藍星大聲喊道。「妳來這裡做什麼？妳在暗中監視我們嗎？」

「我們現在都在同一族了，」這位前河族戰士提醒她。「我知道你們為什麼要在這裡碰面，而且……」

「這是雷族的家務事，羽尾。」黃牙指正道，並刻意齜牙咧嘴，露出一點黃色尖牙。

「不，不是。」羽尾立刻反駁她。「松鴉羽和獅焰有一半風族的血統……他們是鴉羽的孩子。」她的藍色眼睛充滿哀傷。「我關心他們的遭遇，也必須保護他們。對於冬青葉的事，我跟你們一樣難過。」

斑葉伸長尾巴，輕碰銀色母貓的肩膀。「她說得沒錯，讓她留在這裡吧。」

黃牙聳聳肩。「羽尾，他們畢竟不是妳的小貓。」她提醒道，語調出奇地溫柔。「我們可以警告他們，但到頭來，還是得靠他們自己來決定未來的路。」

「小貓們不都是這樣嗎，黃牙？」藍星註解道。

有那麼一瞬間，黃牙臉色一黯，琥珀色的眼睛望向遠方天際，彷彿想起生前種種的痛苦回憶。太陽正滑落地平線，紅霞不再，天色漸暗，瀑布下方潭面的水沫白浪在黑暗中閃著幽光。

「所以我們現在該怎麼辦？」獅心追問道。「黃牙，妳剛說要提醒他們？」

「我還是認為我們不應該介入，」藍星搶在黃牙回答之前主張道。「第三隻貓本來就很聰明，即便我們不知道她的特異能力究竟是什麼。但如果真的是她，難道她不會自己發現這一切嗎？」

「我們不能坐視不管。」羽尾反駁道，爪子戳進潮濕的地面。「這些年輕的貓需要我們幫忙。」

「我也這麼認為。」獅心點頭附和。「如果我們當初多管一點閒事，」他瞥了藍星一眼，「也許冬青葉就不會迷失自我了。」

藍星豎起頸毛。「那是冬青葉自作自受，他們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誰也幫不了。」

「話不能這麼說，至少我們可以引導他們。」斑葉喵聲道。「我同意黃牙的說法，我認為我們應該提醒他們。」

「我想你們已經決定好了。」藍星嘆口氣，頸毛恢復平順。「所以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吧。」

「我會提醒他們。」黃牙鞠躬致意，那一瞬間，貓兒們眼裡看到的不再是黃牙那身糾結成團的凌亂毛髮和魯莽的態度，而是一位睿智的巫醫。「我會給他們一個來自星族的預兆。」

「這預兆要給誰？」藍星問道。「獅焰還是松鴉羽？」

黃牙轉頭望著以前的老族長，琥珀色眼睛在夕陽餘暉裡熠熠發亮。「不是給他們，」她喵聲道。「是給第三隻貓。」

第一章



——輪圓月浮掛在無雲的夜空裡，整座島籠罩在厚重的夜色中。巨橡樹的葉子在熱風吹拂下沙沙作響。蹲在栗尾和灰紋中間的獅焰，總覺得空氣很稀薄。

「你們覺得晚上會涼快一點嗎？」他咕噥問道。

「我知道你很熱，」灰紋嘆口氣道，身子在乾燥的沙土上不安地蠕動。「不過這季節只會越來越熱。我都快想不起來上次下雨是什麼時候的事了。」

獅焰伸長脖子，目光越過眾貓兒的頭頂，望向弟弟松鴉羽，後者正坐在巫醫群裡。一星才剛宣布吠臉的死訊，風族裡唯一的巫醫隼翔第一次代表風族單獨出席，看上去很緊張。

「松鴉羽說星族並沒告訴他會有大旱。」獅焰對灰紋說道。「我在想是不是有其他巫醫……」

他的話被雷族族長火星打斷，火星本來坐

在樹枝上等候發言，這時站了起來。蹲在下方樹枝上的河族族長豹星抬眼看看他。風族族長一星坐在一根岔枝上，離他們約有幾條尾巴的高度。至於影族族長黑星則坐在比一星還要高的茂密葉叢裡，只能看見他眼裡偶爾閃現的幽光。

「雷族也像其他部族一樣，飽受酷熱之苦。」火星開口道。「但我們還撐得下去。目前已經有兩位見習生升格，獲得戰士名，分別是蟾蜍步和玫瑰瓣。」

獅焰跳了起來。「蟾蜍步！玫瑰瓣！」他大聲呼喊。其他雷族族貓跟著加入，除此之外，還有幾隻風族和影族貓兒跟著歡呼，不過獅焰注意到河族戰士全都悶不吭聲，眼裡充滿敵意。

誰惹他們啦？他未免納悶。在大集會上，如果整個部族都拒絕向新戰士道賀，這是很沒禮貌的事。他抽動耳朵。君子報仇，三年不晚，下次豹星宣布有新的河族戰士時，他也要如法炮製。

兩位新的雷族戰士不好意思地垂下頭，但貓族的歡呼聲還是令他們興奮到兩眼發亮。曾擔任蟾蜍步導師的雲尾，與有榮焉地挺起胸膛，至於曾擔任玫瑰瓣導師的松鼠飛，也目光炯炯地看著年輕的戰士。

「我還是很訝異火星怎麼會指定松鼠飛擔任導師，」獅焰兀自咕噥。「畢竟她以前撒過謊，騙我們是她的小貓。」

「火星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灰紋回答道。獅焰發現灰色戰士竟然聽得到他的自言自語，尷尬的臉部肌肉抽搐了一下。「他相信松鼠飛，他想向大家證明她是個好戰士，也是雷族裡重要的一分子。」

「我想你說得沒錯。」獅焰不太高興地眨眨眼睛。以前他以為松鼠飛是他的親生母親，非常敬愛她，但如今看見她，卻只剩冷漠。她背叛了他，也背叛了他的姊姊和弟弟，畢竟她傷他們太深，深到無法原諒。難道不是嗎？

「如果你說完了……」豹星沒等到歡呼聲結束，便站起來打斷。她怒目瞪視火星。「河族有話要告訴大家。」

火星很有禮貌地向河族族長垂頭致意，退後一步，坐回原來位置，尾巴圈在腳邊。「請說，豹星。」

河族族長是大集會上最後發言的族長。獅焰早就注意到別族族長報告時，她一直甩動尾巴，很不耐煩。此刻她正用厲色掃視空地上的貓群，憤怒地豎直頸毛。

「小偷！」她嘶聲罵道。

「什麼？」獅焰跳了起來，但他的聲音瞬間被其他三族貓兒的驚訝聲給淹沒，他們也都跳起來抗議。

豹星俯看他們，齜牙咧嘴，根本沒打算安撫。獅焰直覺抬眼去望夜空，發現並無烏雲蔽月。顯然星族對這項指控毫不在意。**活像我們真的很想偷那噁爛的魚似的！**

這是他第一次注意到河族族長變得好瘦，花色毛皮掩飾不了她的骨瘦如柴。其他河族戰士也一樣。獅焰環顧四周，這才發現他們比雷族貓瘦，也比影族戰士瘦，甚至比體型向來較小的風族貓兒還瘦。

「他們在挨餓。」他低聲道。

「我們全都在挨餓。」灰紋反駁著。

獅焰嘆口氣。灰色戰士說得沒錯。以雷族來說，為了避開白天炙熱的暑氣，他們改成黎明和黃昏時狩獵。一到正午，便躲到岩壁旁的陰涼角落休息。貓族終於可以和平共處。不過獅焰懷疑……原因無他，大家只是因為虛弱到根本無力爭鬥，也沒有獵物好搶。

火星又站了起來，抬起尾巴，示意大家安靜。喧叫聲逐漸消失，貓兒們又坐了下來，怒目瞪視河族族長。

「我相信妳會這樣指控，一定有妳的理由。」火星等到大家安靜了，才開口問道。「要不要解釋一下？」

豹星甩著尾巴，「你們全都在偷抓湖裡的魚，」她吼道。「那些魚是屬於河族的。」

「妳錯了。」黑星從葉叢裡探出頭來駁斥道。「所有貓族的領地都與那座湖接壤，所以我們也像你們一樣有權抓魚。」

「尤其是現在，」一星補充道。「旱災害得大家都在挨餓，領地裡的獵物根本不夠，不吃魚，就會餓死。」

獅焰驚駭地瞪看那兩位族長，難道影族和風族已經餓到必須靠抓魚來維生？看來情況真的很糟。

「可是這對我們來說等於是雪上加霜。」豹星堅持道。「河族從來不吃其他獵物，所以湖裡的魚應該全屬於我們。」

「這太鼠腦袋了吧！」松鼠飛跳起來，甩開蓬鬆的尾巴。「妳說河族不吃其他獵物，所以

妳是承認你們的戰士連隻老鼠都不會抓囉？」

「松鼠飛！」雷族副族長棘爪威風凜凜地從副族長們所在的橡樹底下霍地站起，態度客氣卻冷漠。「這裡沒有妳說話的份，不過，」他補充道，同時抬頭看著豹星。「她說得不是沒有道理。」

獅焰聽見棘爪這麼說，臉部微微抽搐，心裡不免同情剛坐下來的松鼠飛。她垂著頭，像個被導師公開訓斥的見習生。即便已經過了六個月，整整兩季了，棘爪還是無法原諒他的伴侶。他無法原諒她的欺騙，她騙他葉池的小貓是她生的……換言之也是他的小貓。每當獅焰思及棘爪和松鼠飛不是自己的親生父母，就會覺得有點茫然和無所適從。他和弟弟松鴉羽是前雷族巫醫葉池和風族戰士鴉羽暗結珠胎所生下的。自從真相揭發後，棘爪和松鼠飛幾乎不再交談。儘管棘爪從未公報私仇，故意派松鼠飛去做最麻煩的工作或最危險的巡邏任務，但還是刻意避開在公事上與她有任何交集。

現在他們兄弟倆不得不接受他們只有一半雷族血統的事實，而他們的親生父親鴉羽也不願與他們有任何關係。更慘的是，到現在他們的族貓都還會用一種異樣的眼光看他們兩兄弟，這令獅焰常常為之氣結。

好像我們的父親是風族戰士，忠誠度一定會立刻打折似的！誰會想和那群只啃兔子的瘦皮貓為伍啊？

獅焰看看松鴉羽，好奇他是不是也和他有一樣想法。卻見弟弟的藍色盲眼轉向棘爪，雙耳豎得筆直，完全看不出來心裡在想什麼。所幸大夥兒的注意力似乎都還擺在豹星的那番話，沒

留意到棘爪和松鼠飛之間的裂痕。

「湖裡的魚全屬於河族的，」豹星繼續說，聲音如秋風掃過蘆葦般地高亢尖銳。「誰要是敢抓魚，就得先嚐嚐我們爪子的厲害。從現在起，我會要求我們的邊界巡邏隊將巡邏範圍擴及到整座湖。」

「妳不能這麼做！」黑星推開樹葉叢，跳下方樹枝，厲色狠瞪豹星。「那座湖從來不算在邊界裡。」

獅焰不禁回想起那座湖原先的樣子。湖浪輕拍草岸，岸邊零星點綴狹長的沙洲與礫石。但如今湖水不斷往湖中央縮，裸露出大片泥灘，在綠葉季的烈日燒烤下，逐漸乾涸龜裂。想也知道，豹星絕不會想要那些貧脊的土地。

「要是河族巡邏隊敢把腳伸進我們領地，」一星齜牙咧嘴地咆哮道。「我保證讓他們終生後悔。」

「豹星，妳給我聽好，」獅焰看得出來儘管火星的頸毛和肩毛已經聳起，還是力持鎮定。「如果妳一意孤行，只會引發貓族大戰。最後勢必有貓兒受傷。我們目前的處境已經夠艱難了，何苦再自找麻煩？」

「火星說得對。」栗尾在獅焰耳畔低聲說道。「我們應該互相幫忙，而不是互相開戰。」豹星蹲下身子，彷彿隨時會撲向其他族長，她的嘴裡發出無聲怒吼，爪子出鞘。

現在是休戰時刻！獅焰心想，緊張地瞪大雙眼。一族之長竟然敢在大集會上攻擊其他貓？不可能吧！

火星也繃緊神經，準備接招，就怕豹星隨時撲上來。但她沒有，反而跳到地面，嘴裡發出憤怒嘶吼，甩甩尾巴，示意戰士們過來集合。

「你們休想碰我們的魚！」她呷口道，然後帶頭穿過空地邊緣的矮樹叢，往進出小島的那座樹橋走去。河族貓緊跟在後。當他們從其他部族面前走過時，都用敵意的目光瞪看別族貓兒。等到河族前腳一走，大夥兒立時議論紛紛，這時火星威嚴的聲音蓋過了他們。

「大集會結束！我們必須回各自領地了，等下次月圓時再相聚。願星族照亮我們的前路！」



雷族貓兒繞行湖邊，緩步走回自己的領地。獅焰走在族長後面。湖的面積小到幾乎看不見，只剩遠方些許波光。蒼白月光映照在乾裂的泥灘上。獅焰聞到魚屍的腐臭味，不禁皺鼻。

如果河族的獵物是這種味道，那就請他們自己享用吧！

前方的棘爪正步履艱難地走在火星旁邊，另一邊是塵皮和蕨雲。

「我們現在要怎麼辦？」副族長問道。「豹星一定會派出巡邏隊，萬一我們在領地裡發現他們，該怎麼做？」

火星抽動耳朵。「一定要小心處理，」他喵聲道。「湖床算是我們的領地嗎？如果湖水是滿的，我們根本不會要它。」

塵皮哼了一聲：「如果有乾掉的湖床與我們的領地銜接，當然是我們的。河族沒有權利來

那裡狩獵和巡邏。」

「可是他們好像正在挨餓。」蕨雲輕聲說道。「更何況雷族從來不到湖裡抓魚，我們為什麼不乾脆給他們算了。」

塵皮用鼻子輕碰一下他伴侶的耳朵。「我們的獵物也很少。」他提醒她。

「千萬不要主動攻擊河族戰士，」火星做下決定。「除非他們把腳伸進我們氣味記號區以內的地方，換言之，就是離岸三條尾巴之距的地方，這是我們當初定居這裡時所作的約定。棘爪，明天帶隊出去的時候，一定要讓每位隊員都清楚這一點。」

「遵命，火星。」副族長答道，尾巴搖了一下。

獅焰頓時覺得身上像被針扎了一樣。雖然獅焰也尊重火星的決定，畢竟火星是雷族族長，但他還是懷疑這次的決定究竟對不對。河族會不會因為我們同意他們在湖床上活動，就把我們看扁了？

突然有條尾巴輕輕拍他後腿，害他嚇了一跳，他轉頭看，原來是松鴉羽趕上他。

「豹星的腦袋壞了，」他的弟弟大聲地說。「這次她過不了這關的，一定會有貓兒受傷。」

「我知道，」獅焰好奇地說道，「我聽到一些影族貓兒在大集會上說，豹星最近又丟了兩條命。是真的嗎？」

松鴉羽點點頭。「沒錯。」

「她從來沒對外說過。」獅焰說道。

松鴉羽停下腳步，看了獅焰一眼，目光之銳利連獅焰都難以相信他的眼睛其實看不見。「別傻了，獅焰，有哪位族長會到處嚷嚷自己丟掉一條命？這只會削弱他們的氣勢，所以大家不見得會知道自己的族長究竟還剩幾條命。」

「我想也是。」獅焰認同道，繼續往前走。

「豹星曾被荊棘傷到，受到感染，喪失過一條命，」松鴉羽繼續說。「後來又得了某種病，變得又渴又虛弱，根本無力走到河邊喝水。」

「蛾翅和柳光告訴你的？」獅焰問道，他知道巫醫不像戰士那樣忌諱部族間的競爭關係，所以常會彼此告知消息。

「我怎麼知道，並不重要。」松鴉羽反駁道。「反正我知道就對了。」

獅焰強迫自己不要發抖，雖然他早已見識過松鴉羽的預言能力，但有一個力量如此強大的巫醫弟弟，還是令他有點害怕。松鴉羽對事情的透析能力厲害到根本不必靠星族幫忙。他可以輕易進入其他貓的夢裡，知悉對方心中最深層的祕密。

「我猜這也是為什麼豹星對這件事會這麼強硬，」獅焰刻意拋開不安的感覺，低聲說道。「她想向她的族貓證明，她還是很強悍。」

「她會敗得很慘。」松鴉羽語調平板。「她應該知道其他部族不可能遵守她的命令，最後河族的下場一定慘不忍睹，還不如像我們這樣設法自保，度過大旱。」

他們正要接近風族和雷族之間邊界的那條小溪。新葉季的時候，這裡的溪水通常會湍急地直奔湖裡，但現在卻成了泥濘的溝渠，很輕鬆就能跳過去。獅焰跳進前方的矮樹叢裡，再次踏

上熟悉的領地，令他寬心不少。

「也許她氣消就會作罷。」他語帶期盼地說。「等豹星想清楚大集會上其他族長說的話，也許就會恢復冷靜。」

松鴉羽不屑地哼了一聲。「要豹星打退堂鼓，那恐怕連刺蝟都會長翅膀了。不可能的，獅焰，要解決這問題，唯一方法就是讓湖水再度滿起來。」



獅焰正緩步走過茂密的綠草地，每踏出一步，便感覺得到腳陷進水裡。涼風襲來，拂亂他的毛髮。只要他願意，隨時都能低頭喝水喝到飽。這時一隻田鼠突然從蘆葦叢裡竄出，他還沒來得及撲上去，腰腹便不知道被什麼硬物給戳到。他條地醒來，發現自己躺在戰士窩的臥鋪裡，雲尾站在上方俯視他。他只覺得全身黏答答的，空氣裡瀰漫著塵土飛揚的味道。

「起床了。」白色戰士啞聲道，同時又戳了他一下。「你是怎麼回事？變成老鼠啦？」

「你一定得現在叫我起床嗎？」獅焰抱怨道。「我正在做好夢欸……」

「因為你現在要出一趟很偉大的任務：取水。」雲尾的語調很不客氣。自從湖邊的小溪乾涸之後，唯一的水源就剩下湖中央的湖水了。巡邏隊現在除了平常的狩獵和巡邏之外，每天都得出去取好幾趟水回來。綠葉季的夜晚似乎變得前所未有的短，每隻貓兒都被這些額外的工作給累垮。

獅焰張大嘴巴，打個呵欠。「好啦，我來了。」

他跟著雲尾走出戰士窩，甩掉身上的青苔屑。天空才剛露出魚肚白，太陽還沒升起，空氣已經又悶又熱。獅焰一想到又得度過火烤般的一天，便暗自叫苦。

榛尾和她的見習生花掌以及莓鼻、冰雲都坐在戰士窩前，一看見雲尾帶著獅焰出來，立刻起身。他們前一天晚上都沒參加大集會，不過從他們臉上的緊繃表情看得出來，他們已經聽聞了豹星的狂語。

「我們走吧。」雲尾用尾巴指指荊棘隧道。

獅焰跟在白色戰士後面，緩步穿過林子。這時他聽見莓鼻正向冰雲誇耀：「河族最好別到湖邊來惹我們，否則我就要給他們好看。」

冰雲低聲回應莓鼻，獅焰聽不清楚，他心想，**莓鼻一向自以為厲害，可是我們根本沒體力作戰，這樣主動挑釁，實在是鼠腦袋的行為。**

幸好雲尾是帶他們前往大橡樹底下採集可供汲水的青苔。這下莓鼻的嘴裡叨滿青苔，再也不能向冰雲吹噓自己有多厲害了。

等到抵達湖邊時，雲尾暫時停下腳步，遠眺湖水。堤岸附近塵土飛揚，地面乾涸龜裂，只能依稀看見遠處曙光下的熒熒水光。正當獅焰想看清楚究竟哪裡才是湖水與泥灘的交界處時，竟意外瞄見泥灘盡頭有四隻貓兒的渺小身影。他放下嘴裡的青苔，嗅聞空氣，隱約聞到飄送而來的河族氣味，其中還夾雜死魚的臭味。

「聽好，」雲尾放下嘴裡的青苔，開口道。「河族不會反對我們取水，火星已經說過他不想和他們起爭執，你聽懂了嗎？莓鼻？」他狠狠瞪了那位年輕戰士一眼。

莓鼻心不甘情不願地點點頭。「好啦。」他嘴裡含著青苔咕嚕說道。

「千萬別忘了。」雲尾又瞪了他一眼，才帶著巡邏隊越過泥灘，往遠方的湖水走去。

泥灘表面一開始很堅硬，但越接近湖中央，踩在地上的腳竟開始下陷。「真噁心。」嘴裡含著青苔的獅焰，只能咕嚕說道，同時試圖甩掉腳下那些黏稠的泥巴。「這怎麼洗得乾淨啊？」

等他們來到水邊時，河族貓兒已經一擁而上，想要堵住去路。其中包括蘆葦鬚、灰霧以及獺心和她的見習生噴嚏掌。他們看上去很瘦弱疲憊，眼裡充滿敵意，毛髮豎得筆直，彷彿隨時想撲上來打架。

蘆葦鬚上前一步。「難道你們忘了豹星昨晚在大集會上說過的話？」他質問道。「湖裡的魚屬於河族。」

「我們不是來抓魚的。」雲尾冷靜答道，同時放下嘴裡的青苔。「我們只是來取水，你們不能拒絕。」

「你們的領地裡沒有小溪嗎？」灰霧質問道。

「小溪都乾了，你們應該很清楚。」獅焰看見雲尾回答時，尾巴一直不耐地抽動，可以想見這位白色戰士只是耐住性子。「我們需要用湖裡的水。」

「管你們高不高興，反正這裡的水，我們是用定了。」莓鼻多加了兩句，他丟下嘴裡的青苔，一臉兇惡地上前一步。

四名河族戰士立刻伸爪以待。「這座湖是我們的。」獺心嘶聲道。

花掌緊張地瞪大眼睛，榛尾則趕緊上前一步，將她的見習生推到後面。獅焰做好迎戰準備，爪子出鞘，隨時打算撲上去。

雲尾卻霍地轉身，面對自己的隊員。「閉上你的嘴巴！」他命令莓鼻。

「你就這樣眼睜睜看著他們對著我們大呼小叫嗎？」莓鼻回嗆道。「你怕他們，我可不怕他們。」

雲尾上前兩步，眼對眼、鼻對鼻地瞪著那位年輕戰士，目光像冰霜一樣冷冽。「你再敢多說一句話，我就叫你下個月每天都去幫長老抓蟲子，聽見了沒？」

獅焰被他的話嚇到。雲尾平常說話雖然也是尖酸刻薄，但從來沒見過他對同族的夥伴這麼生氣過。彷彿取水對雲尾來說是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也許這是真的，因為雷族正飽受水荒之苦，體力漸失。獅焰不免納悶，要是河族真的成功阻止了其他三族接近水源，是不是就會滅族？

雲尾沒等莓鼻回答，又立刻轉身對河族貓說：「我代表我的戰士向你們道歉，」他喵聲道，聲音繃得很緊，獅焰聽得出來他刻意禮貌。「我想他大概是被太陽曬昏了。如果能讓我們取點水，我們會很感激的。」

蘆葦鬚停頓了一下。獅焰真的很想上前戰鬥。但雲尾警告過他們，大家的體力都不好，不適合作戰，但他不知道獅焰是三力量之一，即便是最可怕的戰爭，他也能全身而退，毫髮無傷。但我們的問題已經夠多了，沒必要再自找麻煩。

最後蘆葦鬚退後一步，用尾巴示意其他隊員照做。「去取水吧，但不准抓魚。」他吼道。

我們又不是來抓魚的。到底要講幾遍你才聽得懂啊？獅焰心裡想道。

「謝謝你。」雲尾垂頭致意，走向水邊。獅焰跟在後面，但仍感受到背後河族貓射來的敵視目光，顯然正在監看他的每個動作。他很憤怒。這太愚蠢了！難道他們以為我們會把魚藏在身上嗎？

他看得出來他的夥伴們也都很氣。雲尾的尾尖不斷抽動，莓鼻雖然閉上了嘴巴，但眼裡怒火難掩。母貓們也氣得毛髮倒豎，她們走過來的時候，還不時回頭瞪視河族貓兒。

獅焰把青苔放進湖裡浸濕，自己也順道舔了幾口，水是溫的，帶點土味和青草味，根本難以解渴。他強迫自己將混濁的水吞進肚裡，臉部肌肉忍不住抽搐。太陽已經升起，炙熱的陽光狠狠灑在林子上方，天空萬里無雲。

這種日子到底還要過多久？



第 二 章

松 鴉羽在巫醫窩後方的儲藏穴裡逐一檢查藥草。葉子和莖柄摸起來都很乾燥，只是有點破損，帶點霉味。他心想，我應該早點為落葉季備妥藥草，可是根本沒有新鮮藥草可以摘啊？

身為雷族裡唯一的巫醫，他的壓力大到就像肩上壓了塊石頭一樣沉重。他還記得自己以前老愛抱怨葉池總愛指使他做這做那的，但現在卻好希望她當初沒辭掉巫醫工作，搬去戰士窩。就算她生過小孩，又怎樣？她還是有豐富的藥草知識和高明的醫術啊。

他一思及前幾天發生的事，毛髮便不禁倒豎，那天薔掌衝進營裡，在巫醫窩前緊急剎住腳步。

「松鴉羽！」她氣喘吁吁。「快點來！火星受傷了！」

「什麼？在哪裡？」

「他被狐狸弄傷了！」年輕見習生害怕到

聲音不停發抖。「就在影族邊界，枯樹的附近。」

「好，我就來。」但其實松鴉羽的心裡也很害怕，卻只能強迫自己力持鎮定。「妳去找葉池，告訴她這件事。」

薔掌氣喘吁吁，表情驚訝，但松鴉羽沒時間問她為什麼，趕緊抓了一把木賊莖，就衝了出去，穿過荊棘隧道，直奔影族邊界。後來在路上，他才想到葉池已經不是巫醫了。

他還沒到枯樹那裡，就已經聞到血腥味，於是循著氣味找到他的族長。火星側躺在蕨叢裡，呼吸急促。沙暴和灰紋都蹲在他旁邊，刺爪則站在樹墩上保持警戒。

「謝謝星族！」沙暴看見松鴉羽來了，大聲喊道。「火星，松鴉羽來了，你可要撐住哦。」

「怎麼回事？」松鴉羽問道，腳掌輕輕撫過火星腰腹，結果發現那裡有一道很長的傷口，流血不止，他摸到的時候，胃不禁抽了一下。

「我們在巡邏時，一隻狐狸突然跳出來，」灰紋解釋道。「我們把牠趕走了，可是……」他突然哽咽，說不下去。

「去找些蜘蛛絲來。」松鴉羽下令，同時用嘴巴將木賊莖嚼成泥。**葉池在哪裡？**他苦惱地反問自己。**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治療方法對不對。**

他把部分葉泥敷在族長的傷口上，再用灰紋找來的蜘蛛絲包起來，但還沒處理完便聽見火星的呼吸聲越來越微弱，最後竟然停了。

「他失去一條命了。」沙暴低語道。

松鴉羽只能力持鎮定地繼續處理傷口，免得火星失血過多。但時間竟像靜止了一樣沒有盡頭。松鴉羽開始發慌，心裡盤算著火星究竟還剩幾條命。

這不會是他的最後一條命吧？不可能！

就在他快放棄時，火星突然用力咳了一聲，又開始呼吸，最後抬起頭來。「謝謝你，松鴉羽。」他虛弱地說。「別擔心，我很快就會好起來。」

後來火星靠在灰紋的肩膀上，自己慢慢走回營地，沙暴一臉焦急地隨侍在旁，刺爪則在身後幫忙扶他。松鴉羽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我需要葉池的時候，她卻不在。**等到他們快走到山谷那裡，他的前任導師才出現。原來她去風族邊界附近狩獵，薔掌花了好一番功夫才找到她。

「你已經盡力了，」當他告訴她事情經過時，她這樣安慰他。「有時候只能量力而為。」但松鴉羽不這麼想。他知道如果葉池在場，一定不會讓火星失去一條命。

我的族長因為我而失去一條命，他懊惱地告訴自己。我還算是好巫醫嗎？

他終於分好藥草，於是叼起一坨狗舌草，往長老窩走去。他低頭鑽進榛木叢，擠進窩裡，發現鼠毛正蜷伏在樹幹旁睡覺，鼾聲微響，長尾和那隻老獨行貓波弟則坐在岩壁旁。

「所以這隻獾，你看，根本是來找麻煩的嘛，所以我就跟蹤牠啊……」波弟看見松鴉羽進來，立即住嘴。「嗨，小夥子！需要幫忙嗎？」

「把這些藥草吃掉。」松鴉羽放下藥草，小心地分成三份。「這是狗舌草，可以幫忙維持你們的體力。」

他聽見波弟起身走過來時，喘得很厲害。老獨行貓用一隻腳戳戳那堆藥草。「這玩意兒啊？看起來怪怪的。」

「別管它看起來怎麼樣，」松鴉羽齜牙嘶聲說道。「吃下去就對了，你也要吃，長尾。」
「好吧。」盲眼的長老走了過來，舔掉藥草。「快呀，波弟。」他滿嘴藥草地說道。「你也知道這東西有益無害。」但他的聲音粗啞，步履不穩，松鴉羽有點擔心他。族裡每隻貓都在挨餓，又饑又渴，尤其長尾受害最深。松鴉羽懷疑他把水和食物都讓給了鼠毛。

如果我能說服波弟別再賴在這裡，我會做的。

波弟一臉懷疑地嘀咕著，不過松鴉羽還是聽見他嚼狗舌草的聲音。「好臭哦。」老獨行貓抱怨道。

松鴉羽拾起剩下的藥草，走到鼠毛那裡。那位長老已經被他們的聲響吵醒。「你要幹什麼？」她質問道。「就不能讓我好好睡個覺嗎？」

她的聲音聽起來像平常一樣暴躁，這讓松鴉羽放心多了，至少這表示她還應付得了這暑熱。要是鼠毛的語氣突然變得溫柔，我才真的得擔心呢。

「狗舌草，」他喵聲道。「妳得吃了它。」

鼠毛嘆口氣。「我想要是我不吃的話，你一定會嘮叨個沒完。好吧，我吃，但你得告訴我，昨晚大集會上發生了什麼事。」

松鴉羽一直等到老貓開始吃藥草了，才娓娓道來昨晚的事。

「什麼？」當松鴉羽說到豹星宣布整座湖和湖裡的魚都屬於河族時，鼠毛差點噏到。「她

不能這麼做。」

松鴉羽聳聳肩。「她做了。她說河族有權捕食所有的魚，因為他們不吃其他獵物。」

「星族也允許她這麼做嗎？」鼠毛嘶聲問道。「烏雲沒有遮月嗎？」

「要是有的話，大集會早就散場了。」

「我們的戰士祖靈究竟在想什麼？」鼠毛咆哮道。「牠們怎麼可以坐視不管，任憑那隻臭母貓自行決定湖是他們的？」

松鴉羽無法回答。他最近沒有收到星族的任何預兆，自大旱以來，就再也沒收到了。他心想，**如果是葉池，現在早就收到星族預兆了，牠們一定會告訴她怎麼協助部族。**

鼠毛吃下最後一口藥草，嘴裡還在嘀咕，松鴉羽沒理她，逕自鑽出長老窩，往空地走去。他經過見習生窩，聞到奇怪的味道。「現在是怎樣？」他不悅地嘀咕。

然後走過去，把頭探進入口處的蕨葉叢裡，隱約聽見裡頭的低語聲和臥鋪上的窸窣聲。

「小鴿！小藤！」他吼道。「妳們給我出來，妳們又不是見習生。」

兩隻小貓爬出見習生窩，一路笑鬧地在松鴉羽旁邊停下腳步，抖抖身上的青苔屑。

「我們只是四處看看啊！」小鴿抗議道。「而且我們馬上就要當見習生了，所以要先找好地方做臥鋪啊。」

「我們以後要睡在一起，」小藤補充道。「訓練也都要在一起。」

「沒錯，」小鴿喵喵聲道。「而且我們要一起去巡邏。」

松鴉羽冷哼一聲，不知道究竟該笑還是該哭。「妳們是在做白日夢吧！到時別的見習生會

告訴妳們睡在哪裡，妳們的導師也會告訴妳們什麼時候巡邏，還有跟誰一起去。」

兩隻小貓安靜了一會兒，又突然嚷了起來：「我們才不管呢！走吧，小藤，我們去跟白翅說，我們已經參觀過見習生窩了。」

松鴉羽獨自站在那裡看著兩隻小貓莽莽撞撞衝回育兒室，心中不免感慨，記得自己小時候也以為有媽媽可以靠，現在卻只有葉池。

他的思緒似乎傳到了他的親生母親那裡，因為他突然聞到她的味道，她正和其他狩獵隊隊員從荊棘隧道裡走出來。松鴉羽聞聞空氣，知道隊員包括塵皮、蕨雲，而且連見習生蜂掌都帶了生鮮獵物回來，葉池卻空手而歸。

松鴉羽冷笑一聲。她只能抓蟲子！她是巫醫，根本不是戰士！她應該來幫忙我，而不是從真相大白的那一天起，就抹煞她過去的一切。

他聽見葉池腳步聲朝他走近，但他不想跟她說話，於是將頭扭到一邊，但仍感覺得到她從他身邊經過時心裡的悲傷。她沒有找他說話，可是他能感應得到她的孤單與挫折，而且強烈到彷彿那是他自己的情緒。她的鬥志好像全無了。

松鴉羽感覺得到其他隊員的尷尬，他們不知道怎麼對待葉池。長久以來，她一直是他們最信賴的巫醫，所以就算她曾經愛上風族貓，也不忍苛責她，不過現在他們也很無所適從，不知道該不該視她為忠貞不二的雷族貓。

狩獵隊將獵物放進獵物堆裡，這時亮心也跟在他們後面，穿過荊棘隧道走了進來，松鴉羽聞到薺草的氣味。

「太好了，亮心，」他喊道。「我本來還在擔心妳能不能找到蓍草，因為都用完了。」

「在兩腳獸的舊巢穴那裡，還有一些新鮮蓍草。」亮心嘴裡含著蓍草，咕噥說道，同時往巫醫窩走去。

早在好幾個季節之前，亮心就從以前的老巫醫煤皮那裡學到一些基本的藥草知識和簡單的治療方法。而自從松鴉羽成了雷族唯一的巫醫之後，亮心便常過來幫忙他採集藥草，處理簡單的傷勢。他知道她不可能當他的見習生，因為她年紀比他大很多，而且早就以戰士作為一生職志，但他還是很感激她的幫忙。

再說，我現在也還不到挑見習生的時候。那是老巫醫才需要做的事，他只覺得眼前的路還很漫長，就像月池邊的古老足印一樣沒有盡頭，而且在他回歸星族前，還有一個預言得實現——將有三隻貓兒……星權在握。

日正當中，陽光直射而下，松鴉羽覺得自己熱到像火燒一樣。我都可以聞到煙味了。他的鼻子動了動，原來那真的是煙味，他嚇得毛髮悚然，趕緊仔細嗅聞空氣，想確定真假，這才發現煙味來自山谷邊緣，靠近長老窩的地方。

「失火了！」他大喊道，同時往煙味的來處衝過去。

卻幾乎撞上正從他身邊經過，要衝到空地中央的小鴿。

「失火了！」她尖聲大叫。「雷族失火了！」

松鴉羽很訝異她竟然能提早警覺到。我還以為我是族裡鼻子最靈的貓呢！但沒時間多想這件事了，他必須找到起火點，趕在它蔓延開來之前熄滅它。

松鴉羽跑向榛木叢，這時身後傳來更多尖叫聲。他察覺到蕨毛跑在他身邊，於是厲聲對他說道：「快把長老帶出長老窩。」

薑黃色戰士即刻轉身衝向長老窩的入口，松鴉羽則循著煙味繼續往前跑，一直跑到快到岩壁，才聽見火燄的霹啪爆裂聲。一股熱浪瞬間撲來，他只好停下腳步，但什麼也看不見，他覺得好挫折，這種感覺就如眼前火燄一樣又猛又烈。**我根本不知道怎麼滅火！**

這時另一隻貓從他身邊擠了過來，松鴉羽聞出灰紋的味道，火星和松鼠飛緊跟在後。

「我們需要水來滅火！」雷族族長明快地說。「松鴉羽，快叫他們去湖裡取水！」

「遠水救不了近火的，」灰紋喊道。「踢些土進去，可以滅火！」

松鴉羽聽見此起彼落的踢土聲，但煙霧和火燄並沒有熄滅，正當他準備轉身，打算遵照火星的命令行事時，突然聽見眾多貓兒朝這兒跑來的聲音。

「雲尾！獅焰！」火星大聲喊道。「感謝星族！」

松鴉羽覺察到是他的哥哥和別的貓兒帶著沾水的青苔跑了過來，接著便出現嘶嘶聲響，然後是嗆鼻的煙味。結果他一不小心吸進喉嚨裡，倒退幾步，大力咳嗽。

過了一會兒，獅焰才走過來。「好險！」他氣喘吁吁地說道。「如果沒有我們及時趕到，後果不堪設想。」

「你確定火已經完全熄了？」松鴉羽問道，眼睛被煙燻得一直眨呀眨的，幾乎睜不開。

「火星正在檢查。」獅焰長嘆一聲。「好吧，所以我想這表示我們得再去取一次水，只希望河族貓到時已經走了。」

「河族？」松鴉羽突然覺得自己的頸毛又豎了起來。

「我們到的時候，那裡剛好有支巡邏隊。」獅焰解釋道。「結果差點為了喝幾口水而跟他們打起來。所以如果河族貓還在那裡，肯定不歡迎我們回去。」他的聲音充滿憤怒。「他們的樣子看起來好像在計算你究竟拿走了幾滴水！」

松鴉羽垂著尾巴站在哥哥旁邊，四周盡是焦黑的灰燼，身邊貓兒開始清理地上的殘屑，哈鼻的味道害他又咳了起來。

貓族的最後下場也會這樣嗎？他未免納悶。像湖水面積一樣逐漸縮小？沒有明天，過程緩慢又痛苦？

獅焰用鼻子碰碰松鴉羽的肩膀，安慰他。「別忘了，我們會再一次三力量合一的，」他低聲道。「白翅的小貓也是火星的至親。」

松鴉羽聳聳肩。「我們怎麼知道？為什麼星族到現在都不再給我們任何啟示？」

「我們也不確定一開始的預言是祂們給的。」他的哥哥指正道。

「可是祂們……」

松鴉羽正要開口說，卻被空地另一頭傳來的呼喊聲給打斷。「嘿，松鴉羽！」

松鴉羽的鬍鬚抽了抽，因為他聽出那是族裡最討厭的貓在說話。「什麼事，莓鼻？」他嘆口氣，轉頭過去。

莓鼻緩步走了過來。松鴉掌聞到他後面跟著罌粟霜。

「罌粟霜懷小貓了，」年輕戰士慎重其事地大聲說道。「我的小貓。」

「恭喜你！」松鴉羽低聲說道。

「我希望由你來親自告訴她，要她多休息，好好照顧身體，」莓鼻繼續說道。「因為懷孕也很危險，不是嗎？」

「呃……有時候是很危險。」松鴉羽承認道。

「對啊，我聽說過有可能早產，或是生出來的小貓體質太弱，或者……」

「莓鼻，」罌粟霜打斷他。松鴉羽聽得出來她覺得很煩，那語氣就像在向全族鄭重宣布似的。「我確定我身體很好。」

「還有也可能難產生不出來。」莓鼻自顧自地繼續說完，彷彿他的伴侶剛剛沒說過話。

「是可能會有問題，不過……」松鴉羽走上前去，仔細嗅聞罌粟霜。「她是隻健康的母貓，」他繼續說道。「沒有理由不讓她像平常一樣出去做事。」

「什麼？」莓鼻聽起來很不高興。「這樣不行！罌粟霜妳現在就給我去育兒室，讓蕨雲和黛西照顧妳。」

「沒有必要，真的……」罌粟霜才剛要開口，莓鼻已經推著她往育兒室走去。

松鴉羽站在原地不動，一直等到他們的腳步聲走遠。真是鼠腦袋，你又不聽巫醫的勸，幹嘛還來找我？

松鴉羽突然有很深的無力感。如果連自己的族貓都不肯聽他的話，星權在握又有何用？「我不知道我們辦不辦得到，」他對自己說。「不管是我們兩個還是三力量合一……」